



为何茶会上,茶更迷人

华明玥

热爱品茶的朋友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,把我们逗问住了:一样的茶叶,一样的5升装的品牌矿泉水,同样烧到冒鱼眼泡,在一模一样的茶器中冲泡,为什么办公室里的茶,永远没有茶会上的更令人口舌生津?

恐怕是因为,茶会创造了一个散漫、野性又专注的场域。

很少有人穿着紧身西装去参加茶会,凭直觉,无论男女都会选择隐匿身体线条的衣衫前往约定地点,那可能是朋友在山间种菜的老屋,或者是私人农具或奇石博物馆,也有可能是城里被画家们租下的废弃厂房。每个拨冗前往的人,都穿着宽绰的中式袍子或罩衣阔腿裤,材质是粗棉、苎麻或香云纱,灰绿色、粉橙色、咖啡色、暗金色,穿上后像一片即将进入秋天的叶子。有人带来了柿子、石榴,和小小的红心猕猴桃,有人带来了新煮的栗子与菱角,有人什么也没带,就在路过荒野或河岸时,折来一把狗尾草、三支蒲棒、一枝野蔷薇,没有花瓶就插在泡菜坛子里。接着,吃零食的建议被准备泡茶的主人轻声制止了,她说:“先集中精神来品茶。”

散漫的衣装、宽大的木条凳子与带有树瘤痕迹的茶桌,令我们的感官打开,嗅觉与味觉更加敏锐:早春茶毫的味道,炭火的沉稳后劲,做茶人手掌盘碾的力道,炒茶铁锅中每一

个毛孔里散发的香气,以及岁月转化的陈香落水沉底的幽微气息,还有百年野茶树被山坡上的日光照亮的通透,一一被我们捕捉,含在舌尖和喉头,升上鼻腔。

每一道茶沏出,盖碗会在每个人手中传递,主人示意我们,不妨先闻一闻叶底的余韵,再闻一下盖碗的顶盖上,茶香会有怎样的转化。原来,缥缈的花香、干果香、坚果的脂香、还有隔了年的干草垛才有的香气,会随着多次冲泡,依次冲顶,在杯盖上聚集。有一回,主人招待我们喝一泡距今80多年的六堡茶,碗盖上竟能嗅见奇妙的松烟香,此时,一款老茶,与能笔走龙蛇的老墨,气息难分伯仲。

直到今天,茶会依旧有魏晋之风。只有离开写字楼,离开单元房,离开对KPI的念念不忘,以及对孩子成绩的执念,暂忘AI将来可能对生存的挤兑,我们的四肢百骸才能在醇厚茶香中得到舒展。

一天,在灵谷寺的门前小憩,朋友泡了一小袋岩茶,所有的人都喝到满头冒汗、腋下生风,茶汤明亮的回甘,与亮泽的光晕,令人惊讶。座中有人误以为朋友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万元名茶,谁知,他揭晓了谜底:茶是他去武夷山的山民家中买的,离出名茶的“三坑两涧”有约五十公里的距离,隔着好几座山。山上种

着果树、毛竹和药材,还有松鼠跳来跳去。此地有一小片上世纪70年代国营茶厂的茶园,茶厂的工人撤走后,茶园处在荒弃状态,无人打药、施肥,茶芽也出得越来越瘦了。每年,茶园开出零星花朵,结出疏落茶果。松鼠吃了茶果,有些没来得及消化的茶籽就落在山岩间,萌发,长成了新的茶树。采药的山民翻山越岭,顺便去把它采来,就用自家烧的木炭为茶叶焙火,制成,就叫它“松鼠茶”。朋友正是在徒步中偶遇掰玉米棒子的山民,讨水喝时买了一些,茶叶就装在山民自己打的双层纸包中,每斤只卖300元。

朋友从背包里拿出茶,分与我们一些,但我回到家,就算请出最好的紫砂壶,使

用长白山的深层矿泉水,用沉重的铁壶将沏茶之水烧得滚热,也再难品尝到那天的味道了。

在茶会上,茶变好喝了,是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变了,有山风,有钟磬之声,有溪流的吟唱,还有山野由夏转秋时,阳光打在茶器上的迷人光影。在茶会上,我们得到机会,把自己的强撑与伪装像一顶假发一样卸下,放置一边,任由自己的疲倦与无奈,袒露在天地间。此时,我们终于山野间明亮的赤子了,负氧离子清空了紧张感,茶的层次与妙处,终被我们捕捉到。

偶得好茶,可以留着在茶会上分享。你会惊讶发现,彼时的心境变得斑驳闪烁,茶汤的香气与质地变稠了,人向内求索的体验,忽然找到了明确的入口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爸拿马运河

赵超

“爸拿马运河”是今年开学季的网络热词,生动描绘了大学新生报到时,父亲们为子女奔波劳碌、搬运绝大部分行李的辛劳场景。该词巧妙化用“巴拿马运河”的谐音,其中“爸拿”二字直指父亲搬运行李的辛劳身影,“马”字既暗含父亲们“马不停蹄”的奔波状态,又隐喻“负重前行”的担当;“运河”

则象征父爱如运河般无声流淌、默默承载。这个充满创意的网络热词,以轻松幽默的方式,道出了中国式父爱的特质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

真实的世界

莫小米

她是一个能干的女人,她有一个和美的家庭——要不是那场突如其来

的变故,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。

但命运的急转弯来临了。作为老板娘的她,在一次亲自押车进货时,发生了车祸,昏睡了三个月,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,腰椎上的

中枢神经断了,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她的乖儿子,是一个长得眉清目秀、从小听话争气、读书优秀、人人夸赞的大二学生,守在母亲的病床前哭个不停:“妈妈,你站不起来了,我该怎么办呀?”

她摇着轮椅去自己的连锁店,这是十多年来她一家一家发展起来的。只见员工们窃窃私语,追问之下,有人说了实话:“老板娘啊,你再不来,你的店就是别人的啦。”

她难以置信,因为她了解和自己从小青梅竹马的丈夫,最大的优点就是老实、爱家,把一家家店守得好好的。

谁知丈夫的情人,正是她自己一手带出来的、最信赖的帮手。那个机灵的女子一心想趁火打

劫,而丈夫傻呵呵浑然不知,眼看着生意要垮了。

她很迷惑,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,哪个是真哪个是假?

她不甘心自己的世界垮掉,果断与丈夫离婚,解聘了那女子,坐在轮椅上联系客户,签订单,进货发货,同时积极进行康复训练、医治因

久坐而引发的褥疮……一个轮椅上的女人,哪来这么大的能量啊!她的事业重新风生水起,她的手下都惊呆了。

转眼儿子大学毕业,她放弃了送儿子出国留学的计划,准备让儿子接管企业。

每天晚上,儿子不管店里有多忙,准时来到母亲面前,聊业务,跟母亲学做生意,有时也聊点题外话,比如人活着的意义。儿子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至于前夫,离婚后与情人分手了,生计无着落,她又返聘他回来工作,拿一份不高不低的薪水。有时他也会来到她的跟前说说话,情人节会送她一束花。前夫也变了一个人。她笑说,不可能复婚的,能够感受到亲情,就够了。

她说自己曾从天堂坠入地狱,相较于幸福和过于冷酷的世界,五味杂陈才是真实的世界。



连载

凡人琐事 我的回忆

章开沅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二十七、川江运粮船(3)

只有在晚间停泊以后,酒醉饭饱,沐浴已毕,老驾长悠然自得地吸一袋烟,这才招呼我过去陪他摆龙门阵,共度这川江上的月夜良宵。他已看出我不习惯与会计挤在一床,干脆建议会计匀出一条旧线毯,让我睡在后舱甲板上与他作伴。我上船时非常仓促,忘记带几本书,也没带纸笔之类文具,这对于一个读书作文成癖的少年来说,真是莫大的痛苦。船上除会计的账本外,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文字

载体,我唯一能阅读的是两张不知是谁遗弃的旧报。这就是我整个航程中仅有的休闲读物,从正面看到反面,从新闻看到广告,反反复复不知看过多少遍,终于再也不想看它,这才交给伙夫作为引火之用。因此,与老驾长的舵桥夜话,不仅使我解除了寂寞,而且增长了许多社会生活知识,老驾长遂成为供我阅读的一本极为厚重的大书。晚间船工或者上岸寻求各自的乐趣,或者聚集在舱内抽烟、喝酒、打纸牌,只有我们一老一少坐在或者躺在船尾甲板上海阔天空地交谈。

其实也很难说是什么交谈,因为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他说我听。驾长见多识广,拥有讲不完的各地风光、人情世故和趣闻轶事,间或也不经意地为我传授如何闯荡江湖的经验。他知道我两度被学校开除,便劝我以后千万要小心谨慎,尽量避免出风头露面充好汉,那样容易引火烧身,甚至被小人利用或暗算。他告诫我,川江上怪事多,必须见怪不怪,才能避祸消灾。比如看见江上飘来

一张床板,上面有人被捆在板上,甚至两手两脚伸开并被钉牢,千万不能前往救援。因为这人多半是严重触犯堂规,如出卖堂兄弟或与同伙的妻子通奸等,所以受到严刑处罚。如果有谁多管闲事给予救援,连自己都会遭受血光之灾。我通过读书从小就懂得应该伸张并维护正义,却不知道社会并非时时、事事、人人都容许你伸张正义。我不同意驾长的诚恳规劝,却为他所描述的社会深层的阴暗与险恶感到极端震惊。

逐渐相知以后,驾长也主动讲自己的故事。他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,由于缺田少地而又家大口阔,很小就到川江上当船工。因身强力壮,聪明伶俐,很快便成为船主们争相雇用的船工,以后又从划桨、拉纤的一般船工,晋升为颇具身份的运舵高手。川江险恶,事故频发,船沉人亡之祸经常威胁着终年生活在江上的船工。船与江之间只隔着一层薄板,生死之间也只隔着一层纸,这就形成水手特殊的性格与心态。

十九

有一回,一群孩子在河里戏耍,殷家贤儿子在一片水域自己玩,结果被一股水流冲走,不幸淹死。刘玉芳哭得死去活来,儿子刚死的那阵儿,几乎天天都披头散发顺着大清河堤喊儿子的名字。殷家贤眼含泪水抱着小女儿跟在媳妇身后,沿着大清河堤走过一遭又一遭。刘玉芳变得少言寡语,说话也软弱无力了。殷家贤开始把喝酒作为麻木自己的一种最好方式,天天以酒浇愁。有时喝多了还嫌媳妇丑,说自己是牡丹秧子开了一朵狗尾巴花,丢他的脸面,甚至踢两脚,或者打两巴掌,刘玉芳就畏缩在角落里哭。殷家贤玩阴招儿是不分亲疏内外的,都一样对待。那年媳妇得病住医院,一屋四张床,他总抓机会把嘴凑在媳妇耳朵边,用低低的声音骂街,那声音比蚊子叫还小,同时,手也不闲着,掐这儿一把,掐那儿一把,媳妇顾着面子,不敢声张,别人以为是夫妻俩说悄悄话呢。别人一凑过来,立马起身客客气气地让座、

赔笑。

殷家贤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离间大家族,让他们内部不合,七个心八个胆,四分五裂才好。他更觉得自己脑子里装了那么多学问,干这离间的事还不是太难。于是,他就抓住一切机会,只要听说大姓族门谁家闹别扭了,叔伯弟兄不合啦,婆媳打架啦,谁家和谁家好得穿一条裤子啦,都是他瞄准的目标。那些人就在他不阴不阳的话语里被挑拨出好多矛盾,不少人还上了他的道儿,认为他帮自己出了好主意,还谢他。也有脑瓜儿清醒的人意识到是殷家贤玩的阴招儿,但又没高招儿应对。这些年,让他搅和得几个大姓家族都不团结。殷家贤每每挑拨成功一回,就要大喝一场酒,庆贺庆贺。

有一回,殷家贤喝多了,进门看见呆坐着的刘玉芳,就说:“我殷家贤不傻不笨的堂堂男儿,怎么就娶了你做媳妇!”就把积压在心中的怨恨发泄

出来,抬脚就朝媳妇的肚子屁股猛踢。刘玉芳疼得打着滚儿哭,他恨恨地吐口唾沫,倒下呼呼大睡。等被尿憋醒了,酒也醒得差不多了,打个酒嗝儿,起来找尿桶子,却不见了媳妇。就在院子里四处寻找,结果刘玉芳在鸡窝与正房的空隙里蜷缩着呢。刘玉芳瞪着一双恐惧的眼睛看着殷家贤,殷家贤怒气冲冲地像抓小鸡一样把媳妇抓到屋里,摁在床上,又是一通拳打脚踢。

连载

情暖陈家湾

杨伯良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